

昨天我們聽了李會長的一番談話，了解居士林在過去的一段歷史，以及它發展的狀況。他曾經遭遇到許許多多的困難，都能夠順利的克服，其中最令我聽了感慨，是他說他們往年開會的情形，彼此互相爭執不能相讓，造成會而不議，議而不決，決而不行，所以佛法在這個地區很難建立，很難推動。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？是因為同修大眾沒有共識。這個現象不僅是過去的新加坡，現在我們在這個世界許多地區，許許多多的道場也是有這個問題存在，而且這個問題是普遍的存在，由此我們想到建立共識是多麼重要。

佛法僧團是「眾中尊」，這一句的稱讚得來不容易。「眾」在佛法裡面就是指團體，它不是個人，它是團體。眾中尊就是在所有團體裡面，這個團體是最尊貴的，用現代的話來說，最值得人尊敬的團體。為什麼它值得人尊敬？因為這個團體裡面大家都修「六和敬」，這個團體就值得人尊敬。不但人尊敬你，鬼神尊敬你，天神尊敬你，諸佛菩薩尊敬你。「六和」它的基礎，就是「見和同解」，也就是說大家的想法看法是一致，也就是我們現代人所講的建立共識。我們的思想見解認識是相同，後面五條自然就全都實現，就沒有問題了，最重要的是建立在思想觀念的基礎上，這個事情難，太難了。

現在人也懂得，但是不知道從哪裡建立起？到底是我聽別人的，還是別人聽我的？我聽別人的我不甘心，別人聽我的別人也不甘心，那怎麼會不鬥爭？怎麼會不打架？所以一開會就打架、就吵鬧，這是必然的現象，這哪裡能夠避免？古聖先賢知道，用什麼方法達到這個目的？用教育，所以教學為先。教育從什麼地方開始？儒

家講從胎教開始。換句話說，教育的終極目的是什麼？無非是建立共識而已。大家在一起開會心平氣和，沒有爭執，我看教育最後的目標就是這個。佛家教育對於世間的目標，我們講一世，這一生，確實是如此，所以佛家提出「六和敬」。儒家雖然講，沒有六和，它也有三和，三和實在講把六和也都統統包括進去。古代這些帝王實在講是聰明絕頂，他們建立的制度，所立的法規，真的是相當完善。我們今天到北京看到故宮，故宮裡面最重要的三個建築，他命名為「太和、中和、保和」，以「和」治天下。

早期清朝的帝王更了不起，如何達到這個和？他沒有說大家聽我的，沒有說；也不說我聽大家的。他叫大家連自己我們大家一起聽佛的，這個沒有話說了。所以宮廷裡面讀《無量壽經》，依照佛的教誨來行事，大家心平，沒有話說。在中國歷代帝王宮廷裡面，依照佛經來行事，沒有聽說過，只有清朝。佛教我們做的我們認真努力做，佛教我們不許做的，我們一定要禁止不可以做，所以清朝能夠享國二百六十多年，有它的道理在。非常可惜是慈禧太后不聽話，違背了佛陀的教誨，違背了祖宗的成規，這才亡國。他們如果依舊一直到今天還念《無量壽經》，還照佛的話去做，現在中國一定還是大清帝國。

所以建立共識就非常重要，居士林今天的成就，實在講成就在建立共識。我們這麼多年來，經常不斷在這邊講經，大家明白了，學佛是學的什麼？修行修的是什麼？知道了一些，大家歡喜來聽經，歡喜來念佛。現在不但我們本地同修喜歡聽經念佛，連海外許多地區經常不斷的組團，到我們這個地方來聽經念佛，才有今天的成就，才能對於社會安定繁榮做出具體的貢獻，這是現前真實的利益。佛法教學並不是說到這個地方就終止，這只是今世現前所得的利益，在佛法講叫花報。而真正果報是在明心見性，是在見性成佛，

這是佛法教學真正的目的。

我們就明白，世間人是修福還是造業，總在一念之間。一念覺你是在修福，在生活當中，在工作裡面，無時無處不是修福，穿衣吃飯都是修福；如果一念迷，那無時無刻不在造業，念佛誦經也造業。迷就造業，覺就是修福。為什麼說迷了，念佛誦經也在造業？昨天你們聽李居士的報告，你們有沒有覺悟？他報告曾經提到，親眼見的真人真事，一位法師，老法師，半夜十二點鐘就起來，誦經誦到天亮，天天如是，什麼經都讀；到臨終的時候，一句佛號都念不出來，走的時候相很不好。這是一念迷，誦經拜佛都是造業，佛法就在覺、迷這一念，轉過來就轉凡成聖。佛菩薩的生活比我們過得更活潑、更自在，生活確確實實多采多姿，你們看《華嚴》就明白了。《華嚴》裡面所描寫的就是一個覺悟人的生活，覺悟的社會，覺悟的世間；覺悟的世間叫一真法界，這裡頭有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哪一個人不是生活得多采多姿？真正的幸福。

實在講這個境界，展開《華嚴》自始至終，都展現在我們面前。實在講時間不夠用，只能夠略略提一提介紹介紹，沒有法子細講。這種表演不只五十三參，我們現在還沒有入正宗分，還在序分裡頭的眾成就，與會的這些大眾、這些團體，我給大家一一來介紹，介紹得都非常簡略，詳細說時間太長，沒法子細說。它每一類眾，就是我們今天社會上某一類的行業，我們世間人常講三百六十行，《華嚴經》裡面說這些大眾，一共是二百二十八類。這二百二十八類包括盡虛空、遍法界，佛法裡面常講九界眾生，他們的生活多美滿，那是覺悟的生活；我們想想我們自己的生活多苦惱，苦惱是迷惑的生活。所以佛法的教學沒有別的，破迷開悟而已，倓虛法師在《念佛論》裡面講得很好，他說佛就是教人做一個明白人，這個話說得好。明白人就是覺悟的人，世間人不明白、不覺悟，迷惑顛倒

可是要怎麼樣才能覺悟？一定要放下。我們今天學佛沒法子覺悟，不能開悟，關鍵就是在放不下。第一個大障礙，放不下「我」，這個麻煩，起心動念為「我」。諸位學佛也有一段時期，不算短了，常常聽經聞法，也知道佛家講「無我」的道理。你不但聽得耳熟，你也會說，可是為什麼「我」還放不下？起心動念還執著在我上。我們也在講席常講，你沒有真正懂得，真的懂得、真的明白，你自然就放下了。你只要還沒有放下，你自己必須要明白，這個事情我還沒搞清楚，我還沒有真懂；換句話說，你還是在迷而不覺。哪一天把我放下，覺悟了，在佛法講你才入正覺位，你正覺。正覺是「我」放下，正等正覺是「法」放下；我放下是人我執放下，正等正覺是法我執放下。換句話說，正覺是煩惱障破了，諸位要曉得，我執是煩惱的根，只要有我，你就有煩惱，我沒有了煩惱就沒有了。法執破了，所知障破了，這才入一真法界，禪宗裡面講你才見到自己本來面目。見到自己本來面目之後，那你就自在，經上講隨類化身，隨機說法，你這個能力就恢復了。

綜合前面所說的大意，佛法著重在求知，實在講是「知難行易」。超凡入聖的確是一念之間，不是難事情，覺悟難，轉變不難，覺悟太難了；轉凡入聖真的是在彈指之間，覺悟之難真的難在放不下。所以真正明白這個道理的人，我們應當怎麼做？我們不是上根利智，我們是中下根性，中下根性就應該漸漸的放，不能夠一下放下，漸漸放。先捨我所，我所就是身外之物，身外之物能捨，要從這裡下手，要真做。我是一個中下根性的人，我的長處就是尊敬老師，聽老師的教誨，老師叫我做我就真做。我一接觸佛法就受章嘉大師的教導，章嘉大師教我學布施，教我看破、放下，我問他從哪裡下手？他說從布施。而且當天就囑咐我，你先去做六年，去學布

施學六年。我真聽話，真是到第六年的時候，就是穿身上的兩套換洗衣服，一個鋪蓋，其他東西統統都布施光了；他教我做，我就這麼做。全都布施光，心裡頭有一些願就能滿願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就能滿願，凡事預先都好像有預兆、有預感。要不肯真正的做，不行。

要知道放下幫助你看破，看破又幫助你放下，這是相輔相成，不斷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，就用這麼兩個方法。愈能看破就愈能放下，愈能放下就愈能看破，章嘉大師教給我這個方法，我學會了。以後細細去觀察大乘經典，諸佛菩薩都是用這個方法，這個方法妙極了，能教我們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就是佛家講，《般若》上講「諸法實相」，《無量壽經》上講「真實之際」，你要不幹怎麼行？所以現在勸你們，每一個星期到居士林念佛堂，去念一天一夜，目的何在？一天一夜學放下。你們在這裡研究教理，研教是看破，念佛是放下，這個功夫如果是不間斷，有個三年五載，諸位的境界不一樣了。縱然不能真正做到超凡入聖，也要沾一點氣分。所以不能證得分證位，也有一點相似的境界，那個受用就完全不同了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講到此地。